

经典漫画改编

女船王

委鬼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经典漫画改编

女船王

委鬼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船王 / 委鬼著; 丁东等绘.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66-8052-X

I. 女... II. ①委... ②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419 号

女船王

NU CHUANWANG

委 鬼 著 丁 东 少 华 绘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子
责任校对: 刘春莉
装帧设计: 王 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双安电脑分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81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碧空，碧海。

远景通透得仿佛可以一眼望到天边。

有一支船队正在乘着微湿的南风行驶。为首的船上旌旗招展，黑底上以银丝绣着兰花底，金色的“罗兰”二字在柔和的阳光下闪耀。

“快看！”站在桅杆顶上负责眺望的水手叫道。

所有人的目光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远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红线，像太阳一样的金红色……

渐近，那一抹金红也渐渐扩大，变得具象。

更近，便看到那是船，密密的以舢板相连的船阵！

再近，红色的巨舰，四四一十六支组成方阵，中间的空隙里有梭形的小艇穿行忙碌。九九八十一一个方阵在海面上铺开一张无尽的红毯，延伸，再延伸……一望无际。

拥翠抱绿的山岸入眼，陆地近了。人工的建筑在一处平坦的坡地间突出，红龙盘柱，金釉的飞檐上垂着青铜的风铃，巨大的牌匾立在码头让人远远地就能看清楚那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轻车港。

“是罗兰港的船么？”码头上有人问道。

“是啊！这是我们夫人特地为贵港少主新婚送来的礼物！”船上的管事高声应着，下得船来递上货单，“贵港管事只管照这礼单清点便是！”

码头上的管事接过礼单笑道：“远来辛苦啦！请各位兄弟到后面去好好休息。待会儿一起喝我们家少主的喜酒！”



这里正在准备一桩喜事，轻车港的少主将要新婚。

在华海上经商的人都知道——轻车港是华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它拥有东西两块大陆最大规模的渔牧业、造船业，并同时手握华海内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十四舟”，更以传说中“一发破城”的神秘武器“冥花”为镇港之宝，雄霸一方！只有轻车港的主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船王”。

如今轻车港的未来继承人就要成婚，而且娶进门的这位小姐正是与这位少主青梅竹马的同门师妹——贺兰飘。这将是一场何等热闹的婚礼！

宁静的小庭院里竹帘轻摇，这里没有一丝喧嚣，木叶声和着淡淡的熏香盈满了这个与世无争的境地。一身素服的女子静静地面对着眼前巨大的铜镜，镜中是一张素净的脸，说不上美丽却有沁人心扉的纯，谈不上妩媚却有摄人心魂的魅，眼眸间还有一抹朗朗的英气，流露出睿智与坚定。

叶沅轻轻地将檀木簪子顺着这女子流水般的乌发梳理下来，映在镜中的女子脸上有着她曾向往的活力，而梳理着的却像是纠缠难清的流年。

“迟玄，有消息了么？”素服女子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朗，没有一丝女子的婉转。

叶沅闻言回头，不意外地看见竹帘外无声无息出现的男人，全无武功的她完全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她认得这是少主的贴身护卫迟玄。

“属下已在所有可能的人选中一再排查，查知有可能是四少爷的人共有七十三人，他们的身世资料属下已整理好，只待少主有空详查。”迟玄隔帘禀道。

叶沅的身体轻轻地发颤，这样的对话她怎能置身事外？忍不住泪盈满眶：“仙衣……”

这被称为仙衣的女子伸手握住了扶在自己肩头那颤抖的手，坚定如山一般的让叶沅依靠着：“沅姨，我会尽一切力量把弟弟找回来。”

叶沅颤声道：“十八年了，我只想看看他……看一眼就好。”

迟玄低着头，就算隔着竹帘，眼前的女子也是那样的耀眼。因为作为为数不多的船王府心腹成员，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人正是轻车港未来的船

王！

她就是卓仙衣。所有的人都以为的轻车港少当家、想当然的三公子其实却是一名少女！这就算在船王府也是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是从十八年前开始的……

十八年前的一天，在轻车港船王府同时出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当时船王花群英的正妻卓夫人因难产，在生下女儿后便去世了，花群英迁怒于同时生下了男孩的妾室叶沅，认定这对母子不祥而将甫出世的幼子丢弃了。

花群英弃子存女的怪异行径在他本人来说倒并非无理之举。长子花玉潘，庶出，早年与其父一同创下轻车港，而后却因为某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被其父逐出家门，而今只在轻车港周边小岛虎视眈眈；故庶出之子对于花群英来说无异于再生心头大患，自然是早早丢弃了，免得再出逆子之想；次子花信云虽是正堂夫人卓氏所生，却又自幼体弱多病，更有医者云此子活不过二十。多年来尝尽百草以续其命，倒也是久病成良医，活过了二十不算，竟然还是轻车港一带颇有名声的神医了，而平日只在深院中种花养草，炼丹制药，并以此为乐，对权力毫无兴趣，根本不曾想要担负轻车港这庞大的家业。

于是这刚出生的女孩卓仙衣便成了唯一的继承人选。为了不被人嗤笑花家无后，花群英只得对外宣称卓仙衣为花家三公子，从小以男儿的身份来教养，而在十八年后，更以迎娶贺兰飘为幌，进一步消除世人的疑问。之所以选了贺兰家的小姐却是全因贺兰飘与卓仙衣是同门姐妹，即使早已知道其底细也绝不会喧然示人。而只有在这深庭后院里，卓仙衣才得以穿着女装，轻略地体会一下自己真实的身份。

“辛苦你了。”卓仙衣说道。

迟玄恭敬地应道：“这是属下应尽之责。”领命之后他并没有立刻离开，因为他知道卓仙衣还有事要问。

果然，卓仙衣眉一扬，语声中更多了一丝关切：“有没有阮君的消息？”



迟玄道：“琼海郡被羽幽国海盗袭击后几近灭族，郡王府被毁，郡主应该尚在人世，属下得到郡主传话于主上‘海盗不除，与家族共存亡’。郡主此刻的去向属下正在着人追查。”

“继续查，务必查得郡主的去向！我与她和贺兰，师出同门，情同手足，她的事就是我的事！琼海郡主的敌人就是我卓仙衣的敌人！”

“是！”迟玄再次领命，这才退下。

叶沅整理了一下情绪，看了一眼案台上的刻漏道：“时候不早了，贺兰家的姑娘应该到了，我替你更衣吧。”

卓仙衣点点头，叶沅将她的长发结成男式的髻，戴上蟠龙金冠以一根翠玉簪固定，鬓角的碎发编细辫用红丝绦束着垂下来。

换下绫罗衫，她便成了“他”。

一个端正英俊的少年郎，轻车港当家少主——卓仙衣。

锦缎袄，雪貂裘，漆黑的小牛皮软靴上镶着银边。

他站起来跨开步子，昂然地去迎接他的“新娘”去了。

阳光柔和的洒落，唢呐声欢快愉悦，锣鼓不甘示弱的喧嚣，宣告着一个喜庆时刻的到来。

如火的红色装点着英俊的少船王与他那美丽的新娘。红妆映着贺兰飘那琉璃般清纯的小脸，粉雕玉塑般华丽可人，娇憨无比。卓仙衣头戴金冠，身穿红袍，红——这般俗丽的色彩在这少年身上也显得卓然起来，眉目间流露着威仪，然而微微扬起的唇像是含着春风，令人忍不住想要亲近。

卓仙衣搀着贺兰飘的手一同登上由八匹白色的骏马配金饰红牵引着的红色车辇，踏经鲜花铺就的大道前往码头，随行的队伍是十六名骑士驾驭着同样装点着金红锦鞍的纯黑骏马昂然前进。数十个穿着红色小袄的童男童女捧着花篮嬉笑着在队伍间穿梭，沿途抛洒象征幸福美满的合欢花瓣，花香弥漫在空气中，喜庆的气息似乎变得有迹可寻，围观的人们都伸出手希望接到这带着祝福的花瓣，以沾染喜气。

码头上早已等待着各方的贵宾夹道贺喜，马车停在码头正中的一条金

色龙舟前。

这是一条巨大的龙船。

金红色的龙头高高昂起，似乎正在仰天长啸，龙眼部分由真正的火龙钻镶嵌而成，发出火焰般的红光。龙口中含着一颗巨大的铜珠，内镂九九八十一层雕花，层层雕花都在缓缓地转动着。

做为龙身的船体也是一色的金红，金是镀金的钢钉，红是名贵的红油香漆。水面映照的光彩中似乎龙身也在缓缓游动。

执事的长老站在船头高声道：“轻车港靠海吃海，如今本港的少主与少主夫人也将在海上缘定三生，请各方嘉宾登船同贺！”话音一落，船头放下舢板，新人携手登船，所有的宾客也随之登上了龙舟。

卓仙衣看着贺兰飘，见她正偷偷地朝自己眨眼睛，笑！不禁回她一个笑，只是这笑容多少有些无奈。这着实是场闹剧啊！想来真有些对不起自己这位小师妹，自己注定一生做男儿也倒罢了，可怜贺兰也要陪着自己做一辈子的假夫妻……看贺兰一脸天真的笑，似乎全然不知道自己将接受一个多么不公平的人生，心里更是充满了歉疚。

恍然间，蓦地听到司仪含笑大声宣布“礼成！”

原来结婚竟是如此轻易的事……

“新人将由轻车港乘龙舟游历华海沿岸风光，即刻起程！轻车港内喜宴三日，请各位尽情玩乐！”司仪的一番话换来不少遗憾的叹息。

这位少船王如此匆匆一现便立刻远游，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神秘的一面。而卓仙衣自己则知道，这是父亲为了避免在喜宴上出现灌酒、闹洞房之类的“例行常规”而决定的。

当所有的宾客都被引到船阵中的其他船上去之后，船阵中央起了变化，龙舟两旁的船只缓缓让开了一条水道。这时，随着一声尖啸，一支燃着火的箭引着无数惊叹飞向龙舟！“轰”的一声，火箭擦过龙口的铜珠没入海中，而铜珠在被火焰擦过的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原来铜珠中空，灌以黑水，遇火即燃，雕花不停的转动以防黑水渗出，此刻一旦引燃便真正是巨龙含珠而戏，任是怎样的风也吹不灭这火了。

巨龙载着这对新人缓缓驶出码头，渐渐消失在观礼的众人眼前……华

海沿岸的人们从此又多了一件茶余饭后用以消遣的话题。

“嘘——”

不知是谁先出了一口气，这对“新人”对视片刻笑倒在彼此怀中。

“我从刚才就想笑了，忍到现在呢！”贺兰笑得娇喘连连，拍着胸脯道。

“我也是……”卓仙衣笑道。

环视着两人身处的环境，房间里还散发着极淡的漆香，红色的桌椅门廊勾勒着十足的喜气，案头放着红烛，床上堆着喜被红褥。

“爹爹还真是煞费苦心哪！”卓仙衣叹道，转头看看贺兰，有点不好意思，“连累你了，贺兰。”

贺兰摇着头，轻笑道：“这么有趣的事怎么能说是连累呢？师姐才真是爱说笑！”

卓仙衣啼笑皆非地看着她，真不知道同样是名师鬼才李夜氓的弟子，怎么贺兰却是天生这般长不大的性子呢……她难道竟然真的将这场婚礼只当成一场儿戏？这到底算是天真无邪呢，还是纯粹的少根筋？

“今后你可是要做船王夫人的，以后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风波，甚至会有凶险，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哟！这会子可不是扮家家酒那么轻易的事了。”卓仙衣慎重地对自己的小师妹说道。

贺兰飘年方十六，毕竟还是孩子心性重，捣蒜般地点着头，可眼中仍流露着不以为然的笑意，令卓仙衣不禁觉得有些泄气，摇摇头不再多说了。

贺兰搂着卓仙衣娇声道：“师姐——轻车港已然是如今华海中最大的海港，就算是东岸洪洲王朝的洪瞳官港也比不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与轻车港相抗衡的呢？师姐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卓仙衣摇摇头：“不是这么说的啊！”

推开窗，海风飘了进来。

“你知道华海不过是个内海，且不说外面的大千世界，就算是在内海中也不尽太平，东有洪洲，南有羽幽，西有高原，我们轻车港虽不属任何

一国所有，但这三国间的变化却时刻影响着……”看一眼贺兰，见她瞪着大眼，脸上写满“不懂”两字，不禁叹气，她果然是听不懂的。卓仙衣想了想，换了种说法：“国家政事你不明白也算了，你也知道如今海上不太平，海盗四起，一不小心……”

贺兰立时点头：“我知道，便是像大师姐家的琼海郡一样！”两人一提到琼海郡不由脸色都黯淡下来。她们的恩师李夜氓是个奇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武双全，被人称为“鬼才”。李夜氓生平只收了三名弟子，且都是女弟子，分别便是琼海郡主阮君、轻车港卓仙衣以及贺兰飘。

其中琼海郡主阮君此刻正因琼海郡被海盗洗劫灭族而下落不明，因此，两人思及此不由又开始为她们的大师姐担心起来。

沉默了片刻，贺兰悠悠道：“难道轻车港竟然敌不过一介海盗么？”

卓仙衣笑笑：“这当然不是……”

两人的谈话因门外轻轻的叩门声而停止。

“少主，前方出现不明舰队。”迟玄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卓仙衣微微一愣，开门随迟玄来到甲板，只见正前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无数个船帆，渐近，便见扬着黑底的“花”字旗。

看到这“花”字旗卓仙衣心头不禁泛起一阵苦……他来了！

花玉潘，三十七岁，为花群英之长子，庶出，母早亡。

十五岁随父行走江湖，共同创下轻车港，十九岁时因预谋杀害主母——花群英的元配妻子卓氏未遂，自此被逐出家门（这也成为花群英之后丢弃幼子的原因之一）。其后十八年，花玉潘在轻车港海域附近的海岛上自立门户，专门劫掠轻车港过往船只，并长年以打击轻车港为己任。

阳光从平静的海面上反射着刺眼的波光，船舷顶上的风旗无力地搭拉着，行进中的船身因水花的拍打发出一下下单调的声音。花玉潘紧锁着眉头站在船头上……

“他来了。”身后有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

花玉潘淡淡道：“我看到了。”

男人问道：“你有多少胜算？”



花玉潘回头，看着自己身旁的男子，淡淡道，“我有多少胜算，那就要看先生是否按我的要求将我要的东西送到了。”

男人笑笑：“当然。”手指着身后数十艘轻艇组成的船队道，“正宗的羽幽轻艇，七十六艘，都是角帆，航速极快，每艘船上备有四门火炮，船首还有一门大火力的远程炮台，最远射程可达三十五丈，目前除了北外洋的战舰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战船了。有了这些炮艇再加上花公子之前在琼海郡所得舰艇，足以与轻车港对待无惧！”

花玉潘这才神情稍有松懈，道：“多谢朴教主。”

男人大笑：“哪里哪里！我玄黄教高手云集，朴某不才，初登教主之位，还要花公子多多帮忙才是。”

花玉潘虚应着笑笑，心里对这一脸假笑的男人并没有太多好感。这个自称玄黄教主的男人姓朴名正雄，羽幽国人，原是玄黄教中一个分舵舵主。自玄黄教内乱以来，原教主江阴白已死，教中掌权的五使各奔东西，教内一片混乱，不时有人自诩为新教主到处招摇撞骗。不过花玉潘对此并没有太多兴趣，朴正雄是主动找上门来的，他手中握有教主令，这使得他这个教主看上去比较正宗，而他手下也确实有一群教众追随。其时花玉潘正筹划要攻下琼海郡，有了朴正雄的帮助，倒也顺利，只可惜郡主阮君失踪了。

事实上，攻下了琼海郡并没有为花玉潘带来多少好处，由于海域相邻，轻车港很快便派出人手救援，最后更借着卓仙衣为郡主同门师弟的因由接手了琼海郡所辖海域的代管权，使得他的攻掠全然成了为他人做嫁衣之举。

卓仙衣！想到这个名字花玉潘不由得火起，最不该十八年前没有弄死他！

“喂。”朴正雄轻推了他一下，示意他看前边的海域，自地平线上升起一支船队，缓缓地朝他们开来，金红色的龙船，船舷上绣着轻车港标志的红龙旗迎风招展。

花玉潘两眼紧紧地盯着龙舟，越来越近，只等它进入射程立时火炮齐发……再近一些，四十丈左右停下。海面上风平浪静，晴空万里，可以清



楚地看到对面船头上。

卓仙衣站在甲板上，迎上对面那男人的目光，那个男人是恨他的，成长中为数不多的相遇都是在这样的目光中开始而后也是在同样的目光中结束的……对于被仇视，卓仙衣认为是有理由的，毕竟如果不是自己的出生，也许如今的船王便是他花玉潘了，但这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啊……卓仙衣不禁为此泛起一丝苦笑。不过即使是这样，卓仙衣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也去仇视面前的人，怎么说他也是大哥啊……私下里卓仙衣是这样想的吧。

然而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花玉潘都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打击他的机会。

卓仙衣吸了口气，淡淡道：“说吧，你要如何？”忽而又是淡淡一笑，“不要说什么你死我活的话，这是江湖，有利益就好说话，你说你的条件，我说我的条件，只要你有心谈，什么都好说。”这在他已然是给足了花玉潘台阶，毕竟以轻车港的实力绝不至于要与一介海盗谈什么交易。

花玉潘并不是没有听懂，然而他更多的却是去体味这当中卓仙衣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那一部分滋味了，于是更加火起，怒道：“与你谈条件？这轻车港本是我的，你夺走我的东西倒反过来说与我谈条件岂不荒唐？让你死于我手也已经是给足你面子！”

卓仙衣见他这般不依不饶也恼了，冷冷道：“看来与你是说不通的了。”

花玉潘冷笑道：“平日里有轻车港十四舟的庇护，我奈你不何，难得你今日落单，看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说罢，手一扬，身后的炮艇围将上来。

三十六艇一阵，四阵环抱，将龙舟团团围住，蓄势待发……

卓仙衣回以冷笑道：“你也只敢趁着我落单了才来滋事。”

花玉潘脸一沉，喝道：“炮台准备！”他一声令下，朴正雄闻声向羽幽轻艇上的炮手做出了准备攻击的手势，轻艇开始向前推进，迅速进入双方射程。

卓仙衣冷冷看着对方的炮口，手一扬，立在船边的水手们手起刀落，

竟是砍向自家的船沿，顿时金红色的外皮瑟瑟地落下，内里暗暗地泛着沉重的金属光——铁甲。

刚才还喜气洋洋的金龙转眼间化作愤怒的黑龙，张牙舞爪。

花玉潘心头一震，咬牙道：“好极！倒看是你铁甲船厉害还是我的火炮厉害！上火！”话音一落，数十艘轻艇上一齐射出火球飞向黑色龙船。

“轰！”无法分出第一炮是什么时候落下的，带着火焰的石炮在天空中划出数十条灰红的痕迹，黑龙顿时被笼罩在巨大的浪花和水柱之中，铁甲船在浪花中上下沉浮了好一会，只是船尾着了火，早有水手及时扑灭，没有太大的损伤。

卓仙衣紧抿着唇，看着向自己进攻的炮艇，不少船上竟然有着象征琼海郡的白凤图！琼海郡为海盗所灭……消息说是羽幽国的海盗，难道说……

“原来是你灭了琼海郡。”他怒了，“你用我师姐家的船来打我！”

花玉潘笑，看到他生气、痛苦便快意无比。

“琼海郡便是日后轻车港的榜样！我得不到的东西，谁都别想得到！”

卓仙衣摇摇头，不是想要否认他的狂言，只是觉得无比心痛……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血亲长兄！

“少主！”迟玄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语气中莫名地带着一种喜气。

卓仙衣并没有觉得奇怪，只是也没有心情体味这种快乐，只是点点头。挺起胸膛，将心痛与难过放到更深的地方去，昂起头来，面对眼前的敌人。

是的！既然背道而驰，那就是敌人！无论是谁……

“北阵后方有船！开过来了！”外围的船只突然发出这样的警告，令花玉潘一愣。

紧接着——

“西阵后方有船开过来了……”

“东阵后方也有……”

“南阵也……”

“怎么回事？”朴正雄气恼地转向船尾，然后愣住了，海面上密密地出现一片金帆旗！

“十四舟……”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哀号。

十四舟是轻车港著名的战斗舰队，初建时有十四队，每队十四艘炮艇，七艘一组，船上装备当世最强的远程火炮，是轻车港称霸华海的重要倚仗。卓仙衣成年之后花群英将十四舟交给卓仙衣一手管理，卓仙衣便将平日护港及护航押货的小型战船队也合并到十四舟内，让战船也参加海上保镖，令轻车港的货运安全信誉得到最佳保证的同时也解决了为数不小的军用开支。

十四舟仍保持着其最初的名字，但事实上在卓仙衣管理的两年间，其规模早已扩大。除炮艇舰队外还有撞击艇、偷袭艇等各类海上作战舰队，可谓真正做到所向无敌。

十四舟的金帆旗在华海就象征着战无不胜的胜利之神，这便是这班海盗见十四舟而丧胆的原因所在。

四周幽灵般出现十四舟，除金帆旗外，另以红黄青白黑五色旗区别，在花玉潘的包围圈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五色船队，每队十四艘船，船型各有不同。

当头的旗舰也是一艘铁甲龙舟，船型比卓仙衣所乘略小，且龙头无火。船上一人身材矮胖，一脸虬髯，精赤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肌肉。他开口喊道：“少主可安好？”声音浑厚响亮，令海面上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足见其内力之深厚。

卓仙衣应声道：“还活着。”他的声音清朗悠长，不似虬髯汉子响亮但也清晰地传遍整个船阵。

虬髯汉子姓孙名望，是十四舟统领长老，听得少主安然回话，不禁笑道：“好极，十四舟就听凭少主调遣了！”

他们旁若无人的闲谈令花玉潘又羞又怒，转念思想，狞笑一声喊道：“不要管外面的包围！现下卓仙衣在我们的包围中，只要杀了他！他们十四舟群龙无首，也厉害不到哪里去！”

此言一出，海盗们惊慌的心果然稍有平息，朴正雄扬手发令，包围圈中的船只调整，分了两层，外层炮口对外，防十四舟进攻，内层则将炮口集中对准了卓仙衣的龙舟。

卓仙衣眉一挑，开口喝道：“转舵正午方面，突围！龙喉待命！”

一愣，花玉潘皱了皱眉头，他还有什么花样？想来怎么也敌不过自己的集中火炮吧？

“开炮！”

“龙焰！”

两个声音同时响起……

火炮齐飞，轰鸣声震耳欲聋，巨大的水柱溅起，在空中碎裂开化作暴雨落下！铁甲龙舟在巨浪中不安地起伏，好似黑龙在水与火的侵袭中挣扎……然后怒了！张口喷吐出怒火！

花玉潘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那似乎是一条真正的龙——华海愤怒的精魂，它张口，吐出百倍于火炮的烈焰……

“吼——”黑龙咆哮着。

包围圈正东的一角被突破了，海面上飘着焦黑的残片示意着这里曾有船只存在过……逃生的水手被烧伤的无数，呻吟着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

“这……这是什么？！”朴正雄几乎是绝望地惊叫道。

“龙焰。”卓仙衣淡淡而又傲然地回答，“家师离开轻车港之前留下的机关图，我们历时两年终于将它成功与战船合而为一，今日还是第一次派上用场。感觉如何？”

花玉潘心头一痛，鬼才李夜氓以其妙绝天下的双手闻名于世，他能做出最美丽的金钗环佩，也能做出最恶毒的杀人利器！眼前这条黑龙便是他的杰作！难道天都帮着他卓仙衣么？

这时，黑龙已经与十四舟的旗舰会合，卓仙衣一挥手喝道：“大家站稳了，趁他们换弹药的机会！黑旗入水，青白二旗承方阵向前，红旗左方角阵、黄旗右方阵突进！”

五色战船队伍立时有了反应。黑旗所示之船只都是尖头窄舱的梭子船，内容三十人，着黑色紧身水靠，手执分水刺，听得一声令下，便都一



头扎入水中。这些水手被称为“鱼人”，与渔港里的采珠鱼人不同的是，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水下格斗高手，从在水下破坏船只，到潜上敌船杀人，凡在水中战斗之事无所不能。

花玉潘冷笑道：“怎么，只有你有‘鱼人’么？”一扬手，自后面的船中也纷纷跃下穿着青衣水靠的“鱼人”。只片刻间深碧色的海水里便这里一处、那里一处地泛起一簇簇血花来！

这时插青、白色旗的两支船队已然向前挺进，离花玉潘的船队仅二十丈不到，这两支舰队的船体都是与卓仙衣所乘之龙舟类似的铁甲外壳，船身宽大，行船平稳，舍弃了在船头安放船首炮的位置改装成了包裹着金属的巨大撞角，在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芒，撞角上有像锚钩一样的倒刺，若是被这样的撞角撞上便远不止是一个洞而已了。

花玉潘一见连忙大叫：“开炮！开炮！”然而此时青白二旗舰队早已突破射程，进入近战范围！

朴正雄大吃一惊打着手势让羽幽轻艇迅速后退。羽幽轻艇虽然仅着角帆的乘风力快速转舵，但由于慌乱间没有调整好转舵方向的船只反而阻挡了自己舰队的行进速度，慌忙中有炮艇私自放出炮火以自救，然而青白两队以方阵整齐地向前推进，炮火波及到的船只也没有调转船头，而是如赴死一般带着火焰冲向花玉潘的旗舰。

这时，左右两侧的红、黄旗船队已然将花玉潘的船只形成夹击之势。这两队船又有不同，船头都备有船首炮台，两侧各开六孔，内置小型炮台，故一条船上共有十三座炮台，站在船头的艄手一扬旗，炮孔对准了花玉潘的船队。

到此时不过两个时辰间，十四舟已然将胜局稳握在手。花玉潘反被包围，所有船只都在射程内……

卓仙衣挥手止住炮台的攻击令，对花玉潘道：“你已输了。”

花玉潘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看着他嘶声道：“你开炮杀了我吧！”

卓仙衣摇摇头：“你被逐出家门后，在江山岛自立门户，多次骚扰轻车港的买卖，为了扩大地盘勾结羽幽国海盗攻打琼海郡，单凭这些杀你几次都不够解我心头之恨，但我不杀你！你自去吧，以后不要再在轻车港的



海域出现了。”他皱了眉，海面上飘着浓浓的血腥味——那是黑旗“鱼人”和花玉潘手下的“鱼人”混着的血，那是一样的血肉，一样的红……

花玉潘吼道：“你什么意思，想让天下人赞你一声仁义么？呸！”他狠狠地啐了一口，“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与轻车港为敌！”

卓仙衣眉一挑，冷冷道：“那就让你永远也无法与轻车港为敌！”说罢手一扬，只见红黄两旗数炮齐发，目标竟然都是那些羽幽轻艇：他们射出的不是火炮，而是实实的灌着铅的黑铁弹丸。沉重的弹丸落在水中则激起巨浪，轻艇无法在这样的巨浪中分清方向，慌乱中几艘船便撞在了一起，而被弹丸击中的船只更是立时破出大洞来，迅速地沉了下去，船上的水手有被飞溅的船板击中的惨叫着跳入水中逃生，顿时一片大乱。一番猛攻后，数十艘轻艇竟然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不到十艘了。

“你！”看着自己辛苦得来的轻艇顷刻间化为乌有，花玉潘几乎气得吐血来！

卓仙衣道：“这只是个小小的教训，且教你知道轻车港不是好惹的，今日放过你，但再没有下一次了，切记！”拂袖吩咐一声便收了船队缓缓离去了。

三月底，海神节将至。

三月廿三是海神娘娘的生日。最初只是沿海渔民做祭祀以求一年渔业丰收的节日，后来各地渔港分门别派，各自有了势力，这一天便是沿海诸港以及各地的船商、渔商的重要节日，每逢这一日都要大肆庆祝一番。渐渐，一日的欢庆不过瘾了，便将三月廿三这一日的前三天与后三天都算做是海神节，故此便一共有七天海神节日。而在这七天中，各地的海商都会云集于一地进行联谊交流，这样一来便成了个经营机会极多的场合，久了便发展至其他商业巨头也纷纷赶来凑热闹，于是这海神节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通常海神节是由当时最大的渔港来举办的，自轻车港二十多年前崛起后，便一直由轻车港举办，久而久之便成了传统。

历年来海神节都由船王本人亲自祭神，以求一年的航运通顺，渔业兴隆。花群英近年来已经逐渐将轻车港的事业交给卓仙衣，仅是在海神节形